

永難忘懷的趙傳雲學長

陳樹曦

本年三月二十四日，接到住在華府附近的唐鏡文學長（平鐵管32）與他的老伴沈大芹（平鐵管16沈思濤學長之長女）打來的電話，告訴我北方交大的老教授趙傳雲學長（平鐵管12）已於三月十一日去世，享年九十八歲。

聽到這個消息，我同我的老伴黃貺思非常的難過。我在本刊第三六三期寫的「金婚，千里姻緣一線牽」，曾提到趙傳雲學長是我們的媒人，我們的婚姻是他大力一手促成。去年八月，我曾將該期的「交大友聲」寄了一本予他，並且謝謝他當年為我們所做的大媒。他在九月二十六日覆我一封信說，他今年已九十七歲，他的老伴張紋瑛九十五歲，明年將是他們夫婦結婚七十週年紀念，屆時當再寄照片給我們。不料剛過半年，他竟仙逝，遠道傳來，令人傷感與懷念不已。

趙傳雲學長在民國十二年，畢業於北京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戊班，以成績優異，名列第一，為交通部保送赴美留學，在賓西尼亞（Pennsylvania）大學獲得運輸經濟學碩士學位。

我第一次與趙學長相識，是民國二十四年他在津浦鐵路車務處營業課課長任內，我與王延齡、劉金泉兩位同班學長到他課內實習一個月，正好遇到津浦鐵路全面調整客運票價。趙學長命令將調整票價的工作，分為兩組，由客運股主任李荃蓀學長（滬鐵管20）率領全股十一人為一組，趙學長率同我們三位實習生為一組，分別重新核算全路各站間的票價，製成全路各站間的票價表。結果，我們這一組在七天內完成，李學長的一組用了十一天才完成。在我們實習一年期滿後，趙學長很想留我們在他課內工作，為當時的車務處處長金士宣學長（平鐵管11留美博士）反對而作罷（金學長認為我們應該先到外勤車站歷練後，再內調為宜）。

抗戰期間，在民國三十一年，他任交通部路政司營業科科長。我在四川瀘縣，任四川糧食儲運局渝敘運輸段段長。我就職只有兩個月，感到糧政的腐敗，就放棄每月四百元的高薪，找趙學長設法，在他科內，就任每月只有兩百元的委任一等一級的科員。但是，也是這段時期，他熱心的成就了我與我的另一半的姻緣。



趙傳雲學長夫婦與陳樹曦學長夫婦 1991年4月在北方交大會客室留影。

海角天涯交大人

民國三十三年，趙學長應黔桂鐵路工程局局長侯家源學長（唐土木7）的邀請，就任該局的運務處處長。他向侯學長推薦我擔任該路運務第一段的段長。不久，日軍侵犯西南，接近柳州，我們奉命擔任最後破壞撤退，我的這一段各站（自柳州城站到東江），比較幸運的逐站順利完成撤退。民國三十四年，我也因為路局的推薦，參與美國租借法案，保送赴美受訓一年。



趙傳雲學長伉儷攝於北方交大宿舍前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我在民國三十五年返國，就任京滬區鐵路局營業處副處長的工作，趙學長在平津鐵路局任主任秘書。民國三十七年三月，我調到台灣鐵路局任運務處處長，他調到交通部，任路政司幫辦。

大陸變色後，聽說他回到母校（改名為北方交通大學，因為校名招牌是毛澤東寫的字，也無人敢將它改回為北京交大）教書，曾任經濟系主任。文革的時候，全校師生下放到河南焦作，去修築焦枝鐵路。因為同學對他的愛護，只讓他擔任負責送遞茶水的工作，沒有讓他去做苦工。

一九九一年，我同我的老伴返回大陸，參加上海交大九十五週年的校慶。會後，到了北京與成都，訪問了母校北方交大與西南交大（原唐山交大）。在北京訪問母校的時候，正值校長萬明坤赴南京就醫，由副校長王金華（現已升校長）、張全壽、周啟明、黨委副書記徐錫安、外事處處長曹乃作等接待，並約了已退休的老教授金士宣、趙傳雲夫婦、宗之龍（平鐵管18）、劉金泉（平鐵管23）、葉杭（滬電機26）幾位學長，與我們夫婦餐敘了兩次。金、趙兩位學長已超過了九十歲，暨其他的幾位學長，與我們都已有四十多年未見面了，真是一次難得的聚會。

為了感謝趙學長對我們的厚愛，從那次見面以後，我們與他每年都有音訊往來。這一次的惡耗，雖然他已是將近百歲的高壽，仍令我們感傷不已！他的一切，令我們永難忘懷！